

有没有短短几段却能让人腿软的小甜文？

我的秘密被男朋友发现了。

他翻出了我曾经在小破站，厚颜无耻狂舔某位健身区 up 主的激情记录。

此刻他拿着 iPad 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语调没多大起伏，一字一句念出我留在评论区的话，「哥哥，我这里的雨下得好大，你那里大吗？」

念到后面几个字的时候，他刻意放缓了声音，缓缓抬头晚着我。

我弱小无助地缩紧了肩膀，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长大后，乡愁是一块小小的屏幕，我在外头，老公在里头。」他冷冰冰地牵动了下嘴角，「行啊程语，都会叫别人老公了。」

我羞耻地全身发抖，「呜呜呜别念了……」

他淡淡道，「连我都没能从你嘴里听到这两个字。」

「不、不是的，我那是学别人的……」

我斯文俊秀的男朋友顺着我的动态点开那个 up 主的视频，微低着头，神态认真地盯着那些健硕美好的肌肉，那画面让我两耳滴血，恨不得立马翻窗跳楼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条视频看完了，他若有所思，「你喜欢这种身材？」

面对这种送命题，我何等机智，「没有你身材好。」

「你见过？」

「……没有。」

他轻吸了口气，「程语，在我面前你可不是这副样子。你妈说你老实本分，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大学毕业前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我连牵一牵你的手都要深思熟虑，铺垫了半个月。」

我惭愧地绞着手指，「我也只敢在网上口嗨……而且那都是大半年之前的事了，认识你之后我都没有留过这种评论了……」

「认识我之后你都只是随便看看，对吗？」

我一噎，呜呜呜他好懂我。

我就不该随便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让他看到了我的小破站账号，又摸到了我的主页。

真是飞来横祸。

「只是刚好刷到了，才点进去的。」我小声辩解。

贺禹没说话，继续刷着我以前的动态。

他一不说话，我就紧张。

想把 iPad 夺过来，又不敢。

看着看着，贺禹的眉心跳了跳，我惊讶地发现，他耳朵竟然也红了。

终于，他放下 iPad，起身看向我，表情非常冷漠。

完了完了。

在他心里，我的人设铁定崩塌了。

贺禹之所以选择和我交往，是因为我和他从小到大的女神有几分相似。

吕柔人如其名，是现在少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女孩子，举手投足都款款动人。

可以说吕柔影响了他择偶观的形成。

至于我，只是在我妈的压迫下活得比较憋屈而已，却让他误以为我乖巧恬静，在家里的安排下和我走到了一起。

如今看透了我的真面目，我估摸着他是要跟我分手了。

「贺禹。」我充满感情地呼唤了一声他的名字，「你别告诉我妈……」

「……」

他凉凉地瞥了我一眼，拿着平板摔门而去。

我痴痴地望着他离开的方向。

走就走，为什么要顺走我的 iPad。

2.

怀着悲切的心情，我一整晚都没有睡好。

隔天上班的时候，同事看出我状态不对，好心给我泡了一杯咖啡，「脸色怎么这么差？眼袋都出来了。」

我更难过了，我才二十三就有眼袋了。

「我失恋了。」我忧伤地说。

同事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叹着气离开。

不到一个下午，我被分手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部门，我沐浴在大家怜悯的目光中，连上洗手间都有人让我先蹲。

一天的工作结束，好心的女同事提议让我蹭车，并且很有经验地劝我不要太伤心，她早就看出贺禹靠不住了，幸好我这棵小

白菜还没被他拱到。

「小语，下班了。」熟悉的男声自前方响起。

一身西裤衬衫的贺禹走到我面前，晚霞的余辉里，他俊得有点扎眼，「饿了吗？」

女同事的表情明显恍惚了一下，估计在重新定义谁才是那棵幸免于难的白菜。

他跟我身边的人点了点头，自然地接过我的包，「走吧，带你去吃饭。」

于是我就在几个同事驻足凝望的视线中，硬着头皮上了他的车。

贺禹一直不说话，我只好小声开口，「有点热。」

他眼皮都不抬，「热就把外衣脱掉……」

以前的他都会为了迁就我把空调调低一点的。

我委屈地闭上嘴巴。

他就是对我不耐烦了，呵，渣男。

贺禹带我去去了常去的日本料理，我有预感，这是一顿散伙饭。

思及此，我一阵酸涩，多点了几瓶酒。

贺禹蹙了下眉，没阻止。

其实我不会喝酒，但只是看着它们，我就觉得我醉了。

一顿饭吃得安静如鸡，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的欲望，食不知味地吞下了最后一块生鱼片，我觉得贺禹是时候开口了。

贺禹盯着我的眼睛，语调淡淡，「要不要再去看场电影？」

我一愣，犹豫，「可是看完电影时间很晚了。」

「晚一点也没关系，我会送你。」

「……」

本以为是什么应景的伤感爱情电影，坐下来看到片头才知道。

好样的，竟然是泰国恐怖片。

他明知道我最怕鬼！还给我看鬼片！

我扭头看向贺禹，打起了退堂鼓。

「嘘。」他轻声说，「开始了，认真看。」

见我还是一副想走人的样子，他安慰道：「其实是搞笑片，不怎么吓人。」

好吧，暂且信他一回。

……我真傻，竟然相信男人。

影片到了高能部分，我缩着脖子，很怂地闭上眼睛不敢看。

耳畔有温热的呼吸浮动，贺禹的声音响起，「好了，没事了。」

我放心地睁开眼，立刻被突然出现的鬼脸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寒毛倒竖。

身侧响起一声闷笑。

太过分了，他是故意的。

还我温柔体贴的贺禹来！

散场的时候，灯光缓缓亮起，我惊魂未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到一对对小情侣依偎着走出去，满以为贺禹也会牵起我，他知道我胆子有多小。

却听他冷酷地说，「走了，再不走你就得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妈个鸡。

我只能收回探向他的手，紧紧跟在他后面。

回家的路上，我闷闷不乐。

贺禹掌着方向盘，似乎没有察觉到我情绪。

他变了。

以前无论怎么样，他都会赶在八点之前把我送回家。

有时候和朋友玩得晚了一些，他还会放心不下专程跑去接我。

知道我怕黑，胆小，会紧握着我的手走过小区里那段路灯坏掉的路，后面灯修好了，我还有点失落。

现在发现我和他想的不一樣，态度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难道他以前的温柔都是给吕柔 2.0 的吗？

半小时后，车子停在小区外。

贺禹转头，看见我眼圈红红，在我眼角拭了一下，有些失笑，「吓哭了？」

我控诉道：「我晚上会睡不着的。」

他说，「那怎么办？我陪你睡？」

我睁大眼。

他拍拍我的脸，眼里藏着笑，「好了，我看着你进去。」

我傻呆呆地下了车，久久无法平静。

贺禹这算耍流氓吗？

到了家门口的我，却发现一件大事。

早上因为太过忧伤，我都忘了带钥匙出门。

唯一的备用钥匙在贺禹那里。

没办法，我只能又把贺禹叫回来。

语音通话播过去，那头过了片刻才接起，「怎么了？」

「我没拿钥匙，被锁在家外面了。」我弱弱地说，「你还没走远吧，能不能把你的那把给我送过来……」

贺禹沉默了两秒，叹了口气，「你怎么这么笨？」

「可以吗……」我小声哀求。

那头传来一个低低柔柔的女声，「是程语吗？」

我忽然意识到，吕柔在他身边。

心口传来紧缩感，我努力隐藏起慌乱，「要不然你原地打个车，让司机送过来吧。」

他「嗯」了一声，挂了。

几分钟后，贺禹发来消息：到了。

我：车牌号多少？我下去拿。

刚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就开了，里面站着贺禹。

我：「咦？你怎么亲自来了？」

他开口，「钥匙丢了？」

我摇摇头，「落家里了。」

他径直走向我家，手伸进裤子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把钥匙，
「你要庆幸我有带在身上。」

「贺禹，你是不是瘦了？」我望着他劲窄的小腰，「最近在举铁吗？」

他淡淡的，「一直都有。」

「那你也有腹肌吗？」

他语气中带了一丝了然，「你想看？」

我：「……」

好像自从贺禹知道我的真面目，我们的对话就尴尬了起来。

他拿着钥匙站在门口，不知道在想什么，迟迟没有动作。

「快点插进去。」我说完，脸上就是一红。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噓。

再也回不到单纯美好的过去了。

3.

贺禹插入钥匙，轻轻一拧。

门总算开了。

我垂着脑袋，十分低调地从他面前走过。

在我关门的前一刻，贺禹说，「不让我进去喝口水吗？」

我一愣，心里不大乐意，但是人家辛辛苦苦地给我送钥匙，又不好拒绝……

贺禹长腿一迈，踏入我家，视线扫过客厅的沙发，眼神起了些变化，估计是又想起了昨天的情形。

他刚要开口，一通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我一看他蓦然柔和的表情，就知道那头的人是谁。

果然，他放下手机对我说，「算了，下次再喝。」

然后，又深深瞥了一眼沙发，转头离开了我家。

呵，当着我的面去找别的女人，还通知我下次再来。

当我程语是什么？

睡前渣男发来消息：睡了吗？

我没有回复。

贺禹：还在害怕？

过了两分钟，他发来一条封面很可爱的视频，有了前车之鉴，我胆战心惊地点进去。

是条搞笑猫咪合集。

还好不是吓我的。

虽然看完视频我心情好了一点，不过还是不打算理他。

隔天，他就没有再给我发信息了。

一连三天，贺禹都没有联系我。

我从朋友那里听说，吕柔和她未婚夫闹矛盾，一个人跑去了别的城市，行踪不明，家人正火急火燎地找她。

据说肚子里还有宝宝，大家都在担心她想不开。

贺禹一定是最着急的，难怪没有工夫理会我。

我正惆怅自己男朋友的真爱另有其人，我妈打电话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回人家小贺消息。

她说的小贺是我认识的那个小贺吗？

我很讶异，「你怎么知道？」

我妈冷哼一声，说她昨天生日，贺禹大老远特意拎着礼物上门，哪里去找这么孝顺又懂事的女婿？让我好好和他处对象，不要三心二意。

我大感冤枉。

「您老有所不知，三心二意的压根不是我。」

我妈不听，责令立刻答应贺禹的约会，人家出差多辛苦，还忙里抽闲去给她过生日。

是出差吗？不是为了找吕柔？

我妈的电话才挂，贺禹就发来消息，约我晚上见面。

碍于老妈威逼，我不得已同意了。

以前每次见他，我都会顺应他的喜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姑娘，这次顶着套灰色运动服，头也没梳就下来了。

我插着口袋走到他面前，一副慵懒中又透着点倔强的样子。

他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唇角微微一勾，倒是没说什么。

结果这货订的是一家一看就特别上档次、特别烧钱的西餐厅，烛光晚餐，鲜花红酒，别人都是正装出席，服务生盯得我脸通

红。

贺禹倒是气定神闲，丝毫没有觉得我丢了他的脸。

我气地偷偷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你怎么不提醒我？」

他疼得闷哼一声，不知从哪里掏出根皮筋替我把头发撸顺扎了起来，「这样也很好。嗯，很随性。」

喝着餐前酒，我突然想起来，觉得自己应该表示一下关心，「吕柔怎么样了？她没事吧？」

贺禹脸上看不出表情，「人已经找到了，没什么问题。」

关心表达到位，我「哦」了一声，开始安心等待牛排。

贺禹说，「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吗？」

可能是觉得我关心得还不够。

于是我又问，「她瘦了吗？」

贺禹的脸抽搐了一下，吐出两个字，「胖了。」

怀孕了嘛，胖了也正常。

「胖了几斤啊？」我眨巴着眼睛继续问。

贺禹望着我，「不清楚。」

连心上人的崽发育情况都不了解，渣男。

没想到贺禹转移火力，视线停在我略显丰满的下巴上，「但是你应该胖了有三四斤。」

「……」

因为他这句话，我决定要先声夺人，跟他分手。

我酝酿着台词，酝酿着气势，目光逐渐锐利逼人。

贺禹：「胖一点，抱起来舒服。」

我脸上腾地一热，把准备好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他又开始了！

吃完饭，贺禹又说附近有家密室逃脱是人气 top，问我想不想体验一把。我果断拒绝，并表示他刚出完差应该好好休息，一下飞机就玩这么刺激的，对心脏不好。

他盯了我一会儿，同意了。

可能是被我拒绝了心情不大好，回去的一路上贺禹都没有说话。

到了小区外，没想到他跟在我身后下了车。

我：「你干吗？」

他：「路灯又坏了。」

……行吧，虽然我已经习惯了。

一路平安无事地到了家门口，我和他挥手告别。

「再见，贺禹。」

他「嗯」了一声，将手搭在我腰间。

我一下子很不适应。

过去在我面前他都是规规矩矩的，绅士到了极点，没得到我的同意从来不会进行肢体接触。

贺禹他变了！

变轻浮了！

我慌乱又害羞，惊恐又期待。

他缓缓低下头，两个人距离贴得很近，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胸膛起伏的频率和温度。

好壮惹，快要有我大惹。

他捧起我的脸，温柔地捋了捋头发，

「这样也好，以前太乖了，我都舍不得碰。」

我天灵盖一麻。

他亲了我。

唇齿相依，软软的，滑滑的。

他亲了好久，我心都要跳出来了，感觉他要把我吃掉一样，吓得我的舌头拼命躲闪。

贺禹握在我腰间的手越来越用力，原来接吻的时候体温真的会升高，我浑身麻麻的，连痛意都不太能感觉得到。

终于，他放开了我。

我努力睁大眼睛，眼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东西。

他又在我唇上蹭了一下，才松开我的腰。

「进去吧。」他捏了捏我的脸，声音有些哑，「不可以不回消息。」

然后就走了。

走……了。

我满脸通红，才想起来。

怎么回事？我不是吕柔那款他也不在乎了吗？

晚上十点，贺禹给我打来语音通话。

我本来不想接的，不过害怕他又去跟我妈告状，还是接了。

「喂？」他好像在笑。

我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脸红，「打给我干吗？」

「我不在这几天，有没有看那种视频？」

什么叫那种视频！

「没有！」

「少看那些。」他一本正经地说，「不利于身心发展。」

我哼哼两声，心里不以为然。

「你要是实在想看。」他说，「我平常也有健身，可以录成视频发给你。」

我咽了下口水，「真的吗？」

他慢悠悠，「就这么想看？」

意识到自己被耍了，我气鼓鼓，「挂了！」

下一秒，收到他发来的一张图。

是他解开睡衣扣子，站在镜子前的自拍。

贺禹竟然！给我发！他的肌肉照！

妈蛋！他什么时候背着我把身材练得这么性感了！！

白花花硬邦邦，晃得我眼晕。

是放到小破站上，拿着验孕棒随手在弹幕里一挥，都能立刻两条杠的程度。

当然我舍不得，我要私藏。

「喜欢吗？」贺禹问。

我艰难地忍着尖叫，沉重的「嗯」了一声。

「把那些对他们说过的话，也跟我说一遍。」

我不假思索，「老公睡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那头的呼吸好像粗重了一些。

4.

我再接再厉，放大招，「哥哥，我这里雨下得好大，你那里大吗？」

此话一出，贺禹果然安静了。

我乐开了花，叠声追问，「大吗大吗？」

贺禹忍无可忍，「闭嘴。」

我不干了，「是你要我问的，我现在问了，你又让人家闭嘴。
大吗大吗大吗……」

那头传来深呼吸的声音，他冷笑，「你很想看是不是？可以啊。」

不到三秒钟，又一张照片发了过来。

我一哆嗦，手机掉到了床上，粉红色的后壳对着我，像极了此刻躁动的内心。

他……他他真拍了？

拍的那里？

天呐。

我整张老脸滚烫，贺禹真是，太开放了。

掐了掐手心，我终于抵抗不住诱惑，把手机捡了起来。

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一般，我小心翼翼……

忐忑又谨慎……

翻过来一看……

一只长鼻子小象坐在贺禹床头咧着嘴冲我笑。

仿佛在嘲笑我的低俗、好色。

贺禹低沉含笑的声音传过来，「大吗？」

我：「……」

对于男人，我只想说，倦了。

我把贺禹的那张照片设置成了我和他的聊天背景，然后又去买了张防窥屏手机膜，从此以后我就能在上班之余，望着他的腹肌解乏。

连带着和他聊天都积极不少了，好感值蹭蹭蹭涨。

可吕柔始终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一根刺，

一想到他可能只把我当作吕柔的替代品，我就心塞，难过得吃不下饭。

这种低落烦躁的情绪在姨妈期达到了顶点。

我开始想各种办法试探贺禹。

「当你甯稀时手上只有吕柔送你的领带和我送你的定情手纸，你会怎么做？」

他无语地看着我，「谁会送手纸定情？」

「快回答问题，不要模糊重点。」我催促。

他思考了几秒，蹙了下眉，「用手纸。」

好啊。

他果然爱她不爱我。

连女朋友送的定情手纸都舍得用。

我萎靡了两天，等姨妈一走，我决定振作！

他俩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比我多了十几年的情分罢了。

我只要抓紧时间多和贺禹培养感情，用我的美貌和灵魂深处的人格魅力让他体会到快乐和幸福，舍不得离开我，

好的，经过一通分析，我果然没有什么胜算……

周末。

我和贺禹逛名创优品，他不喜欢逛街购物，觉得浪费时间，我知道后争取每周都带他来一次，努力改掉这个坏毛病。

经过饰品区，我随手取下一个猫耳发箍戴在头上，对着他「喵～」了一声。

贺禹脸一红，拉着我把发箍买了。

我很蒙。

男人都吃这一套吗？

因为减肥不吃晚饭，我低血糖在公司昏倒了。

我也没想到我这么柔弱，可能是为了赶方案，我昨晚熬夜到两点，好像早饭也忘了吃，就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将就了一下。

虽然很快就缓过来了，贺禹知道后还是很生气，下班回家的路上，一直黑着脸，周身散发着低气压。

他把我带回了自己家。

我被安置在沙发上，手里被塞了一个苹果和一块慕斯蛋糕。

他冷冰冰地训斥我，「为什么不好好吃饭？」

「你说我胖了。」我委屈。

「……」他无语得不行。

贺禹去给我做饭，我不甘寂寞，巴巴地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

他很凶地让我回去躺下。

可能是人一生病情绪就比较敏感，我眼泪吧嗒一下掉下来了。

我自己都不太理解，我哭个什么劲儿。

贺禹愣了一下。

他过来揽住我，低头亲了亲我。

他一哄我，更不得了，眼泪潮乎乎地往外涌。

他只好抱着我，跟我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

嗓音低低的，像在叹气一样。

把他胸口哭湿一片，我才颤巍巍地抬起头，「贺禹……我饿了。」

贺禹厨艺不错，这顿饭吃得格外撑。

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我知道，之前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以后不许胡乱减肥了。」他认真地看着我，「你不胖。」

我害羞，「嗯，你也不胖。」

他翻了个白眼。

「你身材超级好。」我真诚地夸赞。

他深吸了口气，「又开始了？」

一直待到快八点，我告诉贺禹，我好像该回家了。

他看了眼时间，起身走进房间，然后拿了套他的睡衣给我，「今晚在这里睡吧，我晚饭喝了酒，没办法开车。」

「啊，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你在网上调戏肌肉男她就不会骂你吗？」

「我现在不在网上调戏了……」我都是面对面调戏。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他放轻声音，「听话，明天监督你吃早餐。」

我难掩失望地「哦」了一声。

贺禹被我气笑了。

洗过澡出来，贺禹的睡衣太大了，我感觉自己像武大郎，见客厅没人，走过去敲了敲他的房门。

怕我觉得尴尬，他都是待在房间里的。

没反应，我推门进去了。

贺禹在电脑前处理工作，听到动静抬头看了看我，「洗完了？」

我点点头。

我现在，从头到脚都是他的味道。

他对我招招手，让我过去，替我将多余的袖子卷起来。

我把想法对他说了。

他笑了一声，「的确有点像。」

忽然间，我瞥见床头柜上有个东西，小四方形，样子有点像……

我准备过去查看，贺禹捉住我，「洗完就去睡觉。」

他把我往外推。

「那你呢？」

「我一会儿也去洗。」

「我可以看吗？」

「……不可以。」

「只看上半身。」我打商量。

妈蛋，他把我锁在房间里了。

真小气，我又不会怎么样。

第二天大早，我说我要去上班。

贺禹想让我请假，他觉得我身体太差了，最好能上医院做个检查休养一阵。

他的关心很暖，可是工作还是要做的，我也是个有理想的人儿。

贺禹还是蹙着眉。

怕他骂我，我禁不住眼眶一红，昨晚好像打开了泪腺，眼泪说来就来。

贺禹好像很受不了我哭，他立马就同意了，还去厨房给我忙活早餐。

「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我糯糯地说，「好。」

我都要喜欢上他了。

这回是货真价实的。

可贺禹这样到底是为了我，还是喜欢我身上吕柔的影子？

我把对爱情的困惑传达给了闺蜜。

一向很狗的闺蜜给我支了一招，说可以让我搞明白吕柔和我在贺禹心目中分别是个什么地位。

5.

于是乎一周后，我二十四岁生日那天，是我预备好和贺禹分手的日子。

我从睡觉前就开始酝酿情绪，生怕到时候发挥不好。

生日当天，吕柔也来了，她身上香香的，整个人散发着恬静又美好的气质。

没说两句话，我感觉我都要爱上她了。

难怪贺禹会把她当成择偶标准，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够格当她的替身。

是我碰瓷了。

在心里默念了五遍「我也是妈妈心爱的小宝贝」才没有继续自卑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

总觉得贺禹看她的眼神浸着淡淡的遗憾，态度也格外不同，还亲手给她剥橘子。

他都没有给我剥过橘子。

我酸溜溜地想。

闺蜜也看到了这一幕，递给我一个「情敌好强，你多保重」的眼神。

我酝酿一晚上也没酝酿出来的情绪，瞬间就饱胀了。

聚会结束，贺禹载我回家。

在车上，我用严肃的口吻说，「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正好是红灯，贺禹顿了顿，握着方向盘睨向我，「你想冷静？」

他语气不太好。

不按套路出牌啊，这时候不是应该问我什么问题吗？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冷静一下……」我解释。

贺禹眼神凉得惊心，不说话。

把我送到家后，他一声不吭地开车走了。

本命年生日这天，我和初恋黄了。

我没敢告诉我妈。

这就是我单身二十八年的闺蜜出的主意，让我先发制人和贺禹提分手，冷落他，不理他，让他痛哭流涕，煎熬不已，最终意识到我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测试他的真心，看他会不会去找由于婆媳问题同样处在分手边缘的吕柔。

给他们空间，我主动退场。

嗯……

这个招支得很有水平，很符合她的智商。

我也真是病急乱投医。

跟贺禹分手后，我陷入了寂寞，空虚，冷。

生平第一次觉得，男人对我这么重要。

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想他想他想他。

可能是相思成疾，有时候在外面走着走着，甚至会错觉自己看见他了。

再定睛一瞧，只不过是一个相似的人影。

可是我在这里为情所困，人家却说不定在和白月光再续前缘。

不然怎么这么多天，一个消息都没给我发过。

当晚，猛灌三两白酒的我，晕晕乎乎地给他打了个语音。

贺禹很快就接了起来，却没说话。

我生气地骂骂咧咧，「你个傻狗。」

贺禹声音当即就冷了下来，「你说什么？」

我哼了一声，不屑于重复。

「你什么时候会骂人了？」

我都能想象到贺禹在那头蹙眉的样子。

很稀奇吗？

我可太会骂人了。

「你人在哪里？」他问。

「关你什么事？」我说。

「那我现在去你家。」

我一惊，「你来干吗……不许来！」

我嘟囔，「我没穿内衣……」

他语气缓和不少，「不许喝了，去洗个脸，上床好好睡一觉。」

「喝了酒好热啊。」

「……被子盖好。」

第二天酒醒的我，回忆起昨晚的经过，蒙了。

再一看聊天记录，好样的，我们连续通话了三个多小时。

我发誓再也不胡乱喝酒，顺道把贺禹拉黑了。

下午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一件事，又把他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我让他把当初顺走的 iPad 和备用钥匙还给我。

贺禹态度冷漠，让我自己上门取。

分手了还去前男友家，多不好。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贺禹再次开口，让我把他上次送的生日礼物还给他。

妈蛋……

我气得胡子都歪了。

没想到贺禹竟然是这种小气之人。

我悲愤地抄起还没拆封的礼品盒，气势汹汹赶往他家。

门开了，贺禹神色莫测，让我在客厅等着，人进了书房。

我等了好半天也没见他出来。

莫非他在拉屎？

恰好闺蜜打来电话，她沧桑地告诉我，她终于吃到爱情的苦了。

这阵子她谈了个小奶狗，人帅活儿好，就是太黏人，天天吃飞醋，连女生的醋都吃，今天因为她和别人逛街没带他又生气了。

她年纪大了，有点作不动了。

我教育她，「我和你说，新交的男朋友不能惯着，一哭就抱，肯定是不行的。」

闺蜜虚心求教，「那该怎么办呢？」

「先冷落一下，然后教他喊爸爸，让他爸伺候他。」

话音刚落，贺禹从书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我的平板，眼神有些古怪。

6.

「钥匙在我卧室床头柜上，你自己去拿吧。」

他说。

真懒。

我唾弃。

然后迈着矜持的步伐走进他的卧室，正待从床头柜拿起我的钥匙，却被旁边那个小小的四方形包装吸引了注意。

直到确认那是什么，我禁不住心头大震，连小腿肚子都是一软。

套套。

贺禹一个单身失恋人士，怎么会有这个？

既然不是和我用的，那就是……

我眼睛酸酸的，鼻子也堵了，下一秒眼泪就要掉出来。

他们竟然发展到这一步了。

身后有脚步声靠近，我强收起情绪，垂着头拿起钥匙要走。

贺禹用身体拦住我。

他手里捧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我定睛一看，是我刚刚还回来的礼盒。

他将礼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条……白色的男士内裤。

我：「？」

等等，这内裤好像有点不一样……

「你哭什么？」他疑惑。

震惊之下，我短暂地忘记了刚才的悲伤，他一问又想起来了，
「你床头的那个东西……你和谁用过？」

「还没用。」

「？」

他说：「那个是新的。」

废话，我能不知道是新的吗？

「那你打算和谁用？」

贺禹沉默了片刻，「你生日那天，我本来打算带你来的。」

……等等，我好像懂了。

我生日那天，他本来是想把自己送给我的？

还附赠新包装？

我懊悔不已。

「但是你却说，想跟我分开一段时间。」他语调淡淡的。

「那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去找吕柔？」我有点紧张地问。

他皱了下眉，「我找她做什么？」

「你不是从小暗恋她？」

「谁告诉我我暗恋她？」贺禹似乎明白过来，满脸阴霾，「你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对呀。」我敞开心扉，「你跟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像她吗？」

贺禹捏住我的两腮左转右转，「你鼻子眼睛眉毛，哪里像她？」

「我是说性格……」

贺禹表情微妙。

「算了……」不自取其辱了，「那既然你和吕柔没什么，怎么一点都不来找我？」

贺禹语气平静，平静之中又透着一丝委屈，「因为你说想一个人冷静，怕你烦我。」

他说：「所以我都是偷偷跟着你。」

原来那几天我看见的人影都是真的。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没想到贺禹也有这么痴汉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以为我喜欢吕柔？」他很认真的在问。

这次轮到我委屈了，「那天晚上我打电话找你要钥匙，听到她在你身边。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恰好在路上遇到而已。」他耐心解释，「她刚检查出怀孕，看起来情绪不太好。出于朋友的关心，我把她带到了旁边的一家茶店，然后把位置发给了她老公。」

「可是后面你说要进我家坐坐，她一通电话打过来就把你勾走了。」我郁闷。

「我赶过来给你送钥匙，把她一个人留在茶店，顾维过来，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跟他走。没办法，只能又给我打电话。」他摊手，「我在那里，当了半小时的家庭矛盾调解员。」

我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

这理由，好像还可以？

「那你还给她剥橘子。」我自己都觉得太酸了，不大好意思地降低了音调。

贺禹一愣，随即弯唇，「她做了指甲，不太方便。」

他捏捏我的下巴，语调微软，「以后只给你剥好不好？」

我受不了他这么说话，尾椎都酥了。

「和好吗？」他低声问。

「和好！」

他一笑，想要抱我，又像是有些生气似的咬了咬牙，「你对我一直不太上心，也就是看了我的身材后，才慢慢好一点。」

说的我好像见色起意的渣男……

我对他不上心吗？

「我明明超上心！」

他笑了一下，「是吗？」

「是！」

他拿出盒子里的东西，「要试试吗？」

我抽噎，「还来得及吗？」

贺禹真是司马昭之心！

在外面一本正经彬彬有礼的，私底下竟然偷偷准备这种东西，这样的男人我可真是……太喜欢了。

我表面嫌弃，「会不会不太好，我可是很保守的女孩子……」

他沉吟，「的确，是我考虑不周。」

他从床头柜上拿起那个四方形的小东西，用牙齿撕开。「那就先求婚吧。」

妈的，拿着 TT 跟我求婚，日后我该怎么跟孩子们讲述老爸老妈从恋爱走入婚姻的浪漫过程……

我非常不甘心，可他还是压了过来。

我只是口嗨而已，压根没想过可以实战。

「贺禹！你好轻浮！」我大声斥责他，试图唤醒他的良知。

「那你呢？」他不理会，手伸进我衣服，「某站上那些内容，不是你自己打的字吗？」

他要把我在评论在发过的话都实际演练一遍。

呜呜呜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而且我是复制的。

「人家害怕，人家不要。」

「……好好说话。」

完结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